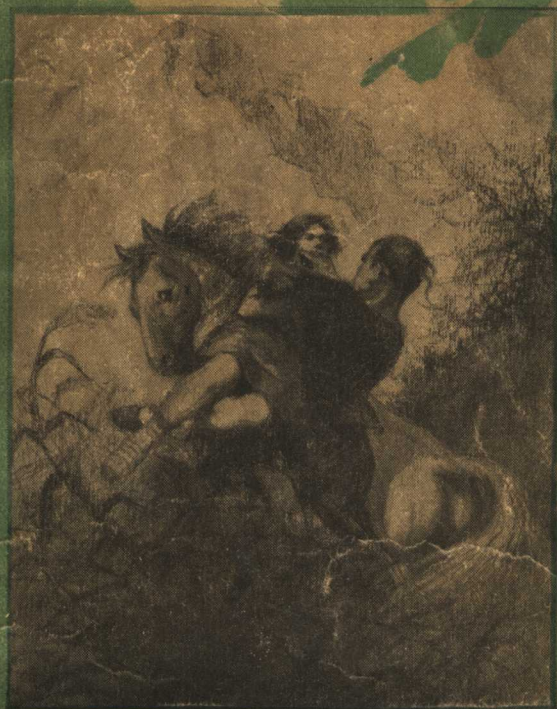




寨上烽烟

林子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822
44103

1944

塞上烽烟

林 予 著

婁溥義插圖

長江文艺出版社

1957年·武汉

寨 上 烽 烟

林 予 著

裴溥義插圖

長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 332 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 3 號

新华书店 武汉发行所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frac{1}{32}$ 開·7 $\frac{9}{16}$ 印張·7插頁·198,000字

1957 年 7 月 第 1 版

1957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數：1—25,500

統一書號：101.07·80

內 容 提 要

为了使西南边地的仡佬族人民擺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駐在当地的解放軍連隊提出了開發部落高山湖水利的建議。仡佬族头人的儿子岩火龍向往幸福生活，但旧世道給他的教訓使他不相信会有真心帮助仡佬族的汉人。所以他尽管勉強参加了开湖工程，勉強同意軍医李菁給儿子爱珊治病，心中却隱藏着深深的怀疑。边地政治情况复雜，民族工作特別艰难。暗藏在仡佬部落中的坏人抓住岩火龍的弱点，進行了一連串的挑撥、破坏，慫恿岩火龍做出了一系列的越軌行动，使这倔強、憨直的汉子跌進了反革命的泥坑。后来，經過始終坚持民族政策的連隊工作人員的耐心开導，并且由于坏人本來面目的揭露，岩火龍终于認清了敌我，并且帮助解放軍巧妙地歼滅了偷偷竄入边区的殘匪。这时，高山湖水利工程也告完工，仡佬族部落人民就要开始过幸福生活了。

統一書號：10107·80
定 价：(6)0.90元

目 录

民 歌.....	1
第一章 僻远的部落.....	2
第二章 来自山外的人们.....	38
第三章 湖光山影并不平静.....	64
第四章 岩火龙出走.....	92
第五章 两地相思.....	126
第六章 归来.....	168
第七章 山寨被风暴摇醒.....	196
尾 声.....	236

AB 17

民 歌

隔山背水路程远，
哪个認得我佢？
壕門要关得牢啊！
佢会管佢家。
牛血滴在荒地上，
日后种籽就发芽，
土地又甜又发香，
菠蘿芭蕉一挂挂。
生活原来象黄金，
可恨歹人害佢，
兄兄弟弟变仇人，
兄弟和兄弟打架。

.....

弩箭再莫动彈啊！
自家莫杀害自家！

——录自佢人的歌

第一章 僻远的部落

—

殘冬並沒有給亞熱帶的山區留下寒凍的影子。山，依舊是青翠色的，松林一片碧綠，冬棕的葉子藍得發黑，漫坡的青草綠茵茵，遠遠看去宛如綠色的氈子，闊葉邊上長刺的棕櫚樹仿佛要與天空比高低似的，在樹海中永遠茁壯地探出它出眾的枝杆。山澗，照舊叮咚作響，往往伴着陣陣的松濤聲，交織成一支耐人尋味的樂曲。各種各樣的鳥兒：布谷、杜鵑、香秋鳥、鳴鶴以及雲雀和啄木鳥早就耐不住性子，展翅飛翔，縱情歌唱了。而春天，就在這種分不清楚到底是冬天還是春天的季節里邁着她靜悄悄的步子來到了遙遠的南方邊區。

沒有冰，也沒有雪！部落里作僑人的茅屋頂和柴垛上，只是在最寒冷的季節才會鋪上一層薄薄的白霜。現在，二月天氣，正當北方解凍的日子，山區的春風却已經醉醺醺地有些灼人皮膚了。倒是春天的霧水提醒了作僑人：串山打野的日子過去了，紡花做統裙的日子也過去了，現在該是真正的播種的日子。早春的霧，——好大的霧水啊！漫天復蓋而來，好似一張無邊的幕幔！半個上午，山寨和峰巒都沉浸在霧海里，即使在晴天，太陽也總是十分遲緩地爬上高入天際的山峰，散發出淡白色的光來！

這天清早，呼克拉部落的頭人阿朗強^①很早就醒過來了。火塘里的劈柴咳嗽似的劈啪作響，快燒成灰燼的柴片發着暗藍色的光。

① 阿朗，作僑語，即頭人之意；阿朗強即名叫強的頭人。

拂曉時分，銀子般的曙光已經從竹牆的孔隙里悄悄地射進竹樓上來了，屋內還沉浸在恬靜而懶散的、夜的氛圍中，隔着竹牆，傳來兒子和儿媳沉重的鼾聲。老阿朗揭掉蓋在身上的毡子，吃力地翻動着他碩大而有笨重的身子，坐起來，有好一會，望着地鋪上鋪着的一塊帶有白色斑點的、黃土色的虎皮。時而，摸弄着那生得又厚又密的被他自己稱做排角^①的胡須，擷着嘴，朝虎皮哈氣；一面伸出多筋的手去一下又一下地撫摸着虎皮上被吹得煽動起來的羽毛。這塊每夜伴着阿朗入眠的虎皮，還是他年輕時狩獵得來的，那時，阿朗的體態既不象現在這般肥腫，腰背也不象這般彎曲，真是個能歌善騎的漢子！從那時他繼承了部落的阿朗這個位置起，過去了多少個播種和秋收的季節，連阿朗自己也記不清楚了。——也許三十年，也許三十五年，在這一長串征戰而動蕩的年月，他在自己的竹樓下埋葬過自己年輕的妻子^②，在自己的竹樓里，為了兒子岩火龍的娶親剋過牛，而後見到孫子愛珊的出世。……竹樓倒塌過、被燒過，又重新好幾次搭蓋起來；每次都搭蓋得與原來一模一樣。老阿朗近來却日益感到自己的精力再也不能和從前一樣了。……

他把身子挪近火塘，投入了幾片劈柴，火光亮起來了；壁上吊着的腰刀被映現得閃閃發亮，一縷藍煙舔吮着梁柱上一排被煙渲染得發黑的牛骷髏。靠竹籬牆腳，高高矮矮一排竹水筒、竹酒罐整齊地排列着。老阿朗張開密密层层地纏滿了縐紋的眼皮，狠狠地揉着醒松的眼睛，在屋子裡四周探索什麼，一眼瞥見籬籬上橫攔着的弩弓和豎插着的明晃晃的鏢槍，——這些自己靠它種地、狩獵征戰，相伴自己度過數不清日月的器具，在他年老的心田裡再一次掀起了深沉的回憶！他無意識地從壁上取下腰刀，順手端起地鋪邊一塊當凳子用的木頭桩，輕巧地，一下又一下地削着、刨着，心裡喃喃自

① 排角是作僂人稱牛的两只角，看去端整得象是平排而生的。

② 作僂人家遇有喪事均把死尸埋在竹樓下。

語：“是啊！可要好好想一想哩！”

鷄叫了，開始也許只是愛布弄老爷爷家那只大紅冠雄鷄的嗓門所唱出來的，而後，此起彼落，全個部落有數的幾只雄鷄都啼叫起來。竹樓下的牲口圈里，牲口別別地甩着尾巴，看來也耐不住長夜的寂寥呢！

隔着竹篾牆的里屋悉索地响了一陣，一個年輕婦人走了出來，顯然，她滿頭烏黑發光的頭髮還沒有經過料理，一絲絲地搭蓋在前額上，腰間一簇黑色的藤圈和胸前的銀質小瑣片隨着她身子的挪動而晃蕩作响，一雙古銅色的、健康的大腳從統裙下面裸露出來，每走一步，竹樓就吱呀地响一聲。老阿朗看了一眼女人：她那炭條似的双眉底下藏着一對野鹿般明亮的眼睛，突然，老阿朗心里絞織起一陣不舒快的感覺：“哼！這個女人呀！真真實實把岩火龍給纏住了，睡得有多香啊！嘴邊還留着夢涎呢！”他朝媳婦打量了一番，問道：

“岩火龍還在貪睡？耶娃，你們……”他還想再說什麼，却咽了一口吐沫沒有說下去。

“他半夜才回來，說是到大牙寨借谷種去了。”耶娃說罷，甩了甩頭髮，就忙着張羅起來。她提着竹酒罐往里屋去盛滿了水酒，遞給公公，又為公公的鐵盒子里裝上了檳榔果子^❶和煙草葉。等到阿朗強一邊嚼着檳榔渣，一邊卜魯卜魯地吸着竹煙筒的時候，她就把一只沾滿綠色鐵銹的羅鍋放在火塘上的鐵制三腳架上，朝火塘里添加着劈柴，趴下身子，朝火塘噉噉地吹着火勢。不一會，鍋里的青菜糊糊和包米飯就被熱水煮得噉噉地响起來。

阿朗強默默地望着媳婦的操作，當耶娃趴着前半個身子，伸着脖子吹火的那陣工夫，頸圈一片雪白的皮膚和胸前隆起的乳房一霎時間仿佛都在火光中微微地跳躍着，“呸！這個又能干又漂亮的兒媳

❶ 仡佬人多將檳榔、煙絲和石灰攪拌着放在嘴里咀嚼，成為一種食料。

呀！总不見她老，总不見她憔悴！”阿朗强不住地想着，直到耶娃提着竹水筒出去背水之后，他还在怜惜地暗忖着，“岩火龙呵岩火龙，我唯一的儿子，为什么你額头的皺紋却一天比一天变多了！”

阿朗强把这些乱糟糟的、簡直教他自己細細想来也会觉得很可笑的想法一下子都扫向脑后去，便匆忙披上了那件自己心爱的、牛皮制的背心，挎上长腰刀，扎好紅布包头，任誰也沒招呼一声，只是自己心里說着：“我应该先去好好地看一看！”便拉开了竹門，心事重重地走出屋去。

他匆匆走到竹楼下面的牲口圈，解开了一匹黑色的牡馬駒子，拉着繩把馬拉出来，馬駒子輕輕地踢着蹄子，伸着嘴朝主人十分懂事地嘶叫了两声，便橫着身子，还微微地弯曲着两只后腿，讓阿朗强一跃而騎上馬背。

整个部落一片寂靜。远处的山巒和近跟前的柴垛、牛角似的木制剽牛桩①都被无边无际的春霧包圍着，連远近都分不出来。馬駒子迈着細碎的步伐，得得地朝寨子里狹小的泥路走去，走近寨口一幢孤独的竹茅屋前，一个人影探出身来，阿朗强有些疑惑：“誰呀？这么早就到木鼓房来？”說着，勒馬走近茅屋。

“哟！我說是誰？这么大清早的，阿朗，你那里去？”說話的人立在两只大树挖空腹部作成的木鼓②中間，木鼓橫擱在两块石头上。这人見了阿朗强便放下了手里执着的大木捶，从两只木鼓之間走上前来，“阿朗，这陣該要鋤地下种了，可得早些喊大伙起身上山呢！”他的臉孔在黎明的灰暗中还看不清楚，講話时，几粒金牙齿却忽閃忽閃地发亮。“阿朗，你哪里去啊？”他极其殷切地又問了一遍。

“埃勃鉄匠，你莫管！”阿朗强說罢，勒馬朝寨壕奔去。

① 剽牛桩是木削的，削得牛角状，佯僂人每杀一头牛，都在門前豎立一个这样的桩子。

② 木鼓在佯僂部落鳴于祭祀、集合人們等等場合。

竹子，成丛的竹子弯下它的枝梢，仿佛要把山寨隐藏起来似的，复盖着一条环寨而挖掘的泥壕，阿朗强在寨壕边一个很难教外来者察觉的隘口旁下了马，——这就是寨门了。壕门是一块没有缝隙的、完整的粗木头做成的，门上拴着粗大的木栓，上面吊着沉甸甸的铁炼。阿朗强正要动手去拉木栓，没想到铁匠埃勃从自己身后伸出一支手臂，猛一使力就抢先把木栓拉下来了，接着又推开了壕门。

阿朗强赞赏地望了望埃勃，就牵着马缰走入了寨壕。

出了寨子，阿朗强骑上马，马驹子就在山中小道上快跑起来。晨雾把路面搞得灰蒙蒙的，阿朗强极其熟识地勒马一直朝山坡而行。不大工夫，他在一圈石壁前下马，把马缰拴在一棵榕树上，自己就攀登着，走上了石壁，鑽入一丛树林。在树林的尽头，终于看见了著名的高山湖！岩石象湖壁那样，把湖水围成了一圈椭圆形的湖面。湖的四周，盛长着挺立的松树、榛子树和櫟树，它们在春季里一律出落得青苍而泛绿，现在，它们正把自己的影子倒映在湖波上。晨风偶尔吹落几片叶子，无声地掉在水面上，就象怕触痛平静而光滑的湖水似的，只在湖面上轻轻地泛起绸子般的涟漪。夜明星在蓝得发黑的湖水里闪烁着、跳跃着，……

阿朗强在湖边一棵树底下坐下来，解开包头巾擦了擦汗，敲着打火石，燃着了一根干树枝，吸起水烟筒来。他竟是这般呆呆楞楞地望着娴静的湖面，不时捋着胡须，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在阿朗强的记忆里，这是一潭浸满了作伥汉子鲜血和姑娘、妇人眼泪的湖水！

还是在阿朗强做娃娃的时候，就听得老辈子说过，有朝一日这潭湖水会象银子般的流到部落里去。那时，部落的日子就会大变，再也用不着舂地、烧林、种旱谷！那时，部落要象远隔重山的汉人那样，用水泡田，种大粒的、金子样的谷子！“那可真会是黄金样的日子哩！”爷爷曾经很多次感慨地向年轻的阿朗说过这样的话，至今

阿朗强都还记得起来。可是，爷爷說着就叹了口气了，“这种日子是容易来的么？高山湖壁的花崗石，刀砍不入，鋤挖不动，要人工开湖，万万莫想！要盼开湖，只有等到大龙东游归来，尾巴扫过湖面，昆塘就再世啦！昆塘是老早教我們作佤寨子、盖房子的老人，他会教我們把湖水引到部落里去！”“爷爷，昆塘什么时候再世啊？”阿朗强好多次这样問起过，可是，直到爷爷去世也一直沒有得到过一次滿意的答复。

盼望的日子沒尽沒头！阿朗强的头发已經花白了，高山湖水却仍然一滴也沒有流进部落里去！年复一年，佤人差不多燒遍了山林，用鏢枪戳着又干又硬的土地，把谷种播入旱地，年年过着齋子粑粑糊不住口的日子^①。而湖水——这潭作佤人世代盼望的湖水，徒然教人空悵望！只是每当部落里有婚丧喜事，举行盛大剽牛的日子，人們才选派精壯男人背着大竹筒，上山来把湖水取回去，潑在鮮血淋漓的牛肚上，倒入每一个节日参与者的小竹碗里，象喝酒似的，舐着舌尖，珍惜地飲着。“好清凉的湖水啊！”阿朗强和人們一样，也很多次贊口不絕地飲着甘露似的湖水。

平静的湖水却掀起了伤心的浪花！

那年，隔山的大牙寨里，从境外来了一个穿着一身黑长衫的外国撒拉^②，撒拉頸上挂了一个銀子做的“十”字牌牌，鼻子上架着两片玻璃鏡子，逢人就微微躬腰，嘟嚕些什么主呀神呀佤人完全不懂的話。撒拉象魔鬼一样纏住了大牙寨的埃砣长爷^③，送給埃砣长爷几袋花錢（云南銀币），和一只嘩嘩响的唱曲子的机器^④。开始，

① 砍树燒山，而后截洞下种是一种带原始性的刀耕火种。这种耕作方法很落后，产量也极微。但兄弟民族区有一部分人仍保留这种耕作。

② 撒拉即作佤語收师之意。

③ 长爷系作佤族民族上层中的一种官阶。

④ 此处系比喻留声机。

撒拉象是要到高山湖拾回他的灵魂似的，成天帶了一只小鉄盒子^①，在湖边轉来轉去，轉呀轉的轉个沒完；还常常打开鉄盒子，拉出一块圓圓的玻璃鏡子，放在眼皮上，朝湖边一次又一次的瞄着。而后，埃砣长爷就变得喋喋不休起来，竟至蛮不講理了。常常領着他們寨子的人，当着部落里牵牲口到高山湖去飲馬的娃娃們破口大罵：

“你們为哪样跑到我們的湖水里来飲牲口？”

而后，呼克拉部落有人上高山湖边砍柴、伐木也遭到了大牙寨的阻拦和責罵：

“湖边的森林是我們的，好个不要臉的呼克拉哪！哪个再敢乱砍，我們打断他的腿！”

有时，咒罵是十分恶毒的。

在佉佉人的山歌里，講得既清楚又明白，大牙寨是呼克拉部落的祖先分出去立寨子的，“哼！忘本不認先輩啦！”阿朗强难于容忍地嘟囔着，竟至日夜磨起他的长腰刀来了。事情发生在秋天，部落里尝新谷子的时候。举行了剽牛大典，几个上高山湖背湖水的青年汉子却叫大牙寨事先埋伏下的猎手給擄了过去，阿朗强至今想来，心头都不得平靜，在聞得恶訊的那片刻，他揮动着紅布包头，用他年輕有力的胳膊从刀鞘里抽出了閃光的长刀，一跃跨上战馬，声嘶力竭地叫喊：“兄兄弟弟！都随我冲到大牙寨去！”

格斗就这样发生了：燒寨子，砍人头！那一个白天和黑夜，山谷里，滿是刀光箭影，人們象被火燒着了一样！……事后，两个古老的山寨差不多变成了灰烬，增添了成批的寡妇和孤儿。当人們重新搭盖竹屋子的时候，年輕的寡妇用藤条背着失去父亲的孩子艰难而无力地掘着泥土、削着竹子，这时，人們仿佛才第一次注意到人們噙着泪水的、哀伤的臉孔，不禁深深地絞痛了坚硬的心腸。——

① 此处系比喻照相机。

这，这是为了什么啊？……

事情已經过去了很久、很久，年輕的一代差不多对这些古往的事情全然无知，那些与阿朗强同时跨馬征战的人們也先后被埋葬在竹楼底下；仇恨被漫长的岁月洗刷、冲淡了。阿朗强每每望見这一潭平静的湖水，却总不能不勾起伤心的往事，用他沙哑的嗓音，哼着那段古老的歌謠：

……生活原来象黄金，
可恨歹人害作仇，
兄兄弟弟变仇人
兄弟和兄弟打架。……

特别是近些时日，人們又提起这潭湖水的用处来了。人們跑到寨坡头解放軍連队的营房里，央求着解放軍幫助炸开湖水，开水田。前天夜里，連队的指导員，——那个瘦高个的青年人来找阿朗强。他說：“阿朗，大伙炸湖开水田是件好事，我們愿意帮助人力、物力，这陣，得看你老人家的主意了！”阿朗强瞥了那青年人一眼，一声也沒吭。——話可是不錯啊！誰不知道这是件想望了多少年的好事！可到了要阿朗来拿主意，也就是說，他这头人一句話，整个部落就要跟着話儿跑，这种时候，阿朗强又想到了过去，犹豫不定了。

两天来，阿朗强不多言語，任誰也不搭理，只是独个儿盘算来盘算去，“也許这帮軍隊确是好吧？”“唉！人心隔肚皮，誰又曉得他們心里的事哩！”夜里，他伸着手指划肚皮，成百遍地自己問自己，却得不出一个結果。

这天清晨，阿朗强也正是为了排开这些乱麻一团的思想，才独个儿跑到高山湖上来的。……

阿朗强久久地呆坐在湖边，姗姗迟来的朝阳已經撥开了云雾，把它柔和的光綫投射在湖面上，湖水变得越发光澤而眩眼了。一只鷺鷥展着輕盈的翅膀，滑过湖面，仿佛在水波上輕輕地停立了一会

儿，就又朝对面的松林里逸去了。湖水静悄悄地抱吻着投落在自己身怀里的湖光山影。阿朗强最后从树底下支起身来，沿着湖边蹒跚着，心里还在不断地想着：“等一等，等等看吧！这不是一下子就好决定下来的事体啊！”……

二

岩火龙和他的妻子耶娃带着孩子爱珊来到播种的荒山坡上，已是晌午时分。灼人的阳光洒满了漫坡，不久前才被烧过的荒地泛着一片焦黑色，几棵秃树桩在被砍伐了树干之后，仍然孤零零地突出在荒地上，火舌曾经严重地伤害了它们，以致现在那几棵被烧得焦黑的树桩，看来就象几具骷髅似的。漫坡被干燥的风卷起一股焦炭味，还夹杂着苦艾的、热辣辣的滋味。

这块倾斜的荒地是不久以前经岩火龙和他的妻子开垦出来的。他们曾经把山坡上的树木砍倒，把杂草锄尽，最后又点燃着火把将荒地烧了一遍。现在，在这一块今年全家赖以生活的山地上，该是开始播种的时候了。岩火龙把鏢枪掣在地头边上的一棵野芭蕉树下，解开包头巾擦着额上大粒的汗珠，两只深陷进眼眶里去的眼球突突地朝远处的山坡望去。从那里，正传来“哐！哐！”的伐木声，另一处坡地上却正被燃烧得火光熊熊，火舌和乌烟舔着瓦蓝的天空，看去象一张彩色的图片。他的身材显得十分魁梧，并不很胖，浑身的骨骼和肌肉却充满力量；个儿不算太高，却是一副细长架子。脸庞黧黑而瘦削，前额上的一块刀疤几乎扫掉了半道右眉，深邃的目光常常象两团火似的，格外给他增添了一种粗犷、悍直的气息。现在，他赤裸着上身，下身围着一块黑布兜，腰间扎着一条携带什物的带子，两条粗壮的胳膊叉着腰，就象很多作伕青年一样，呆呆地朝什么地方凝望着。

“哈！我们干到头里去了，”好一会儿，岩火龙才狂喜地侧过身来

朝妻子說，“那边山坡上人家才只伐木、燒林呢！”“我們，”他一下子抱着妻子的双肩，“我們要开始下种了。”

正在从竹背籬里取着什物的耶娃，仰着脖子，半睜着眼睛，从她那刷子似的黑眉底下望了丈夫一眼，淡淡一笑。岩火龙立刻感覺到了，这是嫵媚的、而又带着哀伤的一笑！

“你笑什么？唔？”

一只香秋鳥“嘌嘌”地喊着，低低地掠过天空，翅膀擦着芭蕉叶子，刷刷地响着。

岩火龙突然想起了什么，臉色变得奕奕有光了，“耶娃，你听这鳥叫，还记得起么？……”一陣强烈的情感冲击着他，使他伸出汗湿的双臂，抱住了妻子的滾圓的腰身。

芭蕉叶丛中，傳来了沙沙的响声，耶娃用力地推开了丈夫的双手，“松开，孩子来了。”

“阿爸，阿爸，快来看啊！”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全裸着身子，从树丛里奔了出来。

岩火龙迎上前，抱起了孩子，才发现孩子双手捧着一堆透紅透紅的山楂果子，“爱珊，你哪去啦？”

“阿爸，你吃！”爱珊把几粒果子塞向爸爸，“可甜的哪！后山尽是山楂树！”

“孩子，你会摘果子啦！”岩火龙亲吻着孩子的小臉蛋，毛渣渣的胡須刺得孩子咯咯地发笑，“孩子，你会摘果子啦！”

耶娃立在一旁看父子俩的鬧趣，寬慰地笑了。可是，不知因了什么，又輕声地叹气：“够啦！爱珊快下来，別纏阿爸了，一个人好生去玩。”

岩火龙放下了孩子，又叮嘱着：“莫走远啊！”便轉身对妻子吩咐道，“耶娃，开始下种吧！”

孩子剛被父亲放到地上，一霎工夫，就又腆着他那有些臃肿的、